

续红楼梦未竟稿

【中国古典名著·红楼梦续书集成】

【清】张曜孙 著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续红楼梦未竟稿

敖堃点校

【中国古典名著·红楼梦续书集成】

【清】张曜孙著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续红楼梦未竟稿/[清]张曜孙著;敖堃标点.-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15.12

(红楼梦续书集成/田建群主编)

ISBN 978-7-204-13802-9

I. ①续… II. ①张… ②敖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
国-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6901号

续红楼梦未竟稿

作 者 [清]张曜孙
点 校 敖 堃
选题策划 田建群
责任编辑 张 钧 王 瑶
责任校对 杜慧婧
封面设计 马东源
责任监印 王丽燕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8号波士名人国际B座5楼
印 刷 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4.75
字 数 250 千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3802-9/1·2665
定 价 34.00 元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(0471)3946298 394626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,联系电话:(0471)3946120 3946169

出版前言

自从两百年前曹雪芹在一个凛冽的寒冬离开人世,他的巨著《红楼梦》没有终稿,而《红楼梦》的最后结局一直为人所猜测。在乾嘉时代,《红楼梦》因为有了程伟元的木刻本而广为流传,迎来了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个传播高峰。而程伟元本八十回正文后所附之高鹗所续之四十回结局,虽给了《红楼梦》人物一个全面的交代,但在许多人看来,这个结局是差强人意,甚至是不合理的。于是,不少文人骚客拿起他们手中的笔,为这部未完成的巨著添上他们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结局。这就在乾隆时代后期和嘉庆时代形成了《红楼梦》续书的第一个高潮。

这些续书作者,通过续写《红楼梦》,或是希望按自己的理想,赋予《红楼梦》故事一个更完美的结局,或是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,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圆满。于是诸如《红楼圆梦》《补红楼梦》纷纷出版,为《红楼梦》再添一份光彩。遗憾的是,这些续作者们艺术水平、写作才能、思想深度均远不及曹雪芹,且深陷曹雪芹预设的窠臼无法自拔,不仅无法与《红楼梦》相企及,且大多不及高鹗续书,在当时就有“狗尾续貂”之讥。但是这些作者所希望的《红楼梦》人物都有圆满理想的结局,却是符合当时大众审美的,因而有不小的读者群,使得这些续书得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再版,不断为读者接受,不断有人评价,且不断有人加入为《红楼梦》写续作的行列中。

到了近代,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,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

国。近代出现的《红楼梦》续书和拟作,比乾嘉之时则显得更加多样化。续书作者除了按自己的理解续写《红楼梦》的故事外,有的则是借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框架,抒发自己的社会理想;借《红楼梦》故事,浇自己块垒,如吴趼人的《新石头记》。还有的更是光怪陆离,把西方小说写作技巧运用到中国小说创作中来,如喻血轮的《林黛玉日记》。当代作家亦有续《红楼梦》者,他们把现代小说技巧与现
代人对古代社会的理解融入《红楼梦》世界中,别有一番风采。

据统计,《红楼梦》续书大约有近百种,但其大部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。我们从中选择有可读性者约三十种,逐一点校出版,以飨读者。点校中,得到洛阳白河书斋晁氏藏书楼主晁会元先生大力支持,特此致谢!

敖 堃

2015年12月于南开大学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(1)
第 二 回	(11)
第 三 回	(22)
第 四 回	(32)
第 五 回	(44)
第 六 回	(57)
第 七 回	(69)
第 八 回	(79)
第 九 回	(93)
第 十 回	(104)
第十一回	(114)
第十二回	(124)
第十三回	(135)
第十四回	(147)
第十五回	(161)
第十六回	(175)
第十七回	(185)
第十八回	(193)
第十九回	(202)
第二十回	(213)



第一回

单说宝玉自失通灵之后，神智迷惘，为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等愚弄娶宝钗后，知黛玉已死，悲痛欲绝，愈觉神魂丧失，如醉如痴。自从和尚送了玉来，又或梦中情事，遂觉心神清朗，似乎有所觉悟。那日和和尚又略说前因后果，虽不甚解，认定这和尚必是活佛真仙。因与和尚密约，欲弃家出世，和尚嘱咐道：“汝但一心觉悟，我自来接引。”宝玉原打算三场毕后，趁人不防，飘然自去。那知第三场交卷后，与贾兰一同出至龙门外，见人多拥挤，不敢向前。忽于人群中见那和尚招手，不觉大喜，遂跟了和尚出来，将考具弃于僻处。

和尚携了宝玉，走了一回，似乎出了城。一片荒郊，人迹俱绝。宝玉问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往那里去？”那和尚道：“父子天性，不可不亲往拜别。你跟了吾来。”正走间，忽见一跛足道人从前面走来，向和尚道：“那蠢物来了么？”和尚道：“来了。”宝玉知非凡人，连忙跪下叩头。那道人将宝玉细细打量了一回，叹口气道：“此物灵根未断，尘缘终未尽了，恐从前三劫之约竟不能欲速哩。”和尚道：“且带到山中再看。”两个一同行走。一回儿，望见人烟隐约，渐见一道长河，许多船只泊在那里。那和尚、道人挽了宝玉，上了一只大船，站在船头，命宝玉向舱中行礼。宝玉跪下，叩了三个头起来，打了一问讯。抬头看见父亲从舱中走出来，意欲拉他。和尚、道人已将他拉了上岸。后面听得叫喊声，一会儿便听不见了。

转眼到了一座高山中。四围苍翠，奇峰插天。行至山巅，但见

一带长松，中藏洞府。进入洞中，石室丹房，天然精洁。和尚、道人相对坐下，宝玉侍立于傍。和尚道：“你果然省悟了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弟子省悟了。”道人道：“你知道你从何处来？”宝玉道：“师父曾经指示，从大荒山无稽崖来。”道人道：“你可知你本来面目？”宝玉不能答。道人笑向和尚道：“如何？我说此事不能速了。”和尚点头，向宝玉道：“你既然自言省悟，又昧却本来，如何能形质归一？你且向此间潜心打坐。此中米粮食物器具一一俱有，你若饥渴，自己料理。你一无道术，山中不可乱走，恐为邪魔所侵。我们去去再来看你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出洞而走。

宝玉送出洞外。见二人飘然乘云，倏忽不知所往，遂在洞外徘徊一回。见山高水洁，寂如太古，绝无一点尘气，心下怡然。入洞来，到处一看。见洞中石室三层，雕栏曲榭，回环深邃，石床石案、炉灶、米粮、柴草俱全，遂向石床趺坐。心中想道：“匆促间不曾叩得打坐之法，不知应何用功？”忽又想起从前看过《参同契》《悟真篇》等书，所说虽不甚明了，大旨总是摄心定性。且冥心静坐，等师父来时再行叩问。此时腹中亦不觉饥饿，遂不去做饭。垂帘调息，坐了一回，约莫过了一夜，亦不觉甚困倦。往后渐觉饥渴。走到丹房，将石鼎安于炉土，放些米，又将石瓢放了水，思量：“没有火怎么煮饭？”细细看时，炉傍有火镰火绒，遂取松枝烧着。烧了一回，看时，饭已熟了。取碗盛起。吃时觉芳甘可口，比御田米还好。虽无肴菜，竟比在家时吃饭更香。约莫吃了一碗有余，腹中饱了，又烧些开水吃了，遂走出洞外闲步。见风日清和，天空地旷，惟寂无声响，连鸟语泉声一时俱绝。记得师父嘱咐，不敢下山，只在洞府前后左右赏玩了一回。

见峭壁下一块大石，晶莹洁净。有大松一株，倚于石傍，垂荫如盖。宝玉正要歇歇，遂攀着松枝坐于石上一回，忽听得似有人说话。四面看时，并无一人。细细察听，其声似乎在峭壁中。宝玉心中诧异，遂侧耳细听。一人道：“此事果然不得快了，累坠得很。”又



一人道：“我从前在太虚幻境挂号，本约三劫后销号。仙姑说，‘且过一劫再看。’我就说，‘恐怕不能了结。’要知此物历劫已久，他经娲皇锻炼，情根极深。又经数多劫，潜修灵明通达，惟有这一点自怨自愧之心，万劫不能消灭。虽居以赤霞之宫，授以神瑛之职，饫以美酒佳肴，名香珍茗，奇花异艳，妙舞清歌，终难融化。是以命他转入情天劫案内，到那繁华靡丽之乡，脂粉绮罗之地，阅历一番。那知情芽滋长，情根纠结，不但此心仍未融化，且劫外生劫，情外生情，即情天这千千风流冤孽，亦多未了。大抵人情如水火，水必畅其流而始平，火必空其附而始灭。如拂之逆之，其势更烈。此物虽人世一番，并未享着人间真福。算是苦多乐少，故终不能解脱消融。依我看来，若要了当，须及天下古今人世之乐境，令其饱享而饫，使心满意足，更无他念，自然了悟。不知仙姑之意如何？”

又听得一人似乎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真人所见极是。我久已算到。且绛珠还泪，本一念痴情。那知前债未还，后债又积，两情固积，益复缠绵。不知再历几世几时，方能解释。其余一干冤孽，非立有善功，积有恶孽，更须转入轮回，以行赏罚。我想绛珠夙根深厚，其高洁怨慕之心，历劫难消，亦与神瑛相仿。与其又入轮回，益迷本性，不如就此了之。故于其解脱之时，以小术送至其家。来访二位，共商此事。适奉上帝旨，言下界有几件大事，须令仙真数辈降生办之。除上界已遴选敕降外，通行色界、欲界、诸天及各岛洞，查取夙根深厚应下凡历劫之人。我已举报一二人，不如即将此二物一并举报，俾得尽历人世艰难恐怖、功业声名一切事端，享用富贵欢娱一切乐境。穷其之变，而后复其性之初，庶几一了百了耳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既带了他来，少不得将他心地中所染尘浊磨洗一番。请道人将应世之道亦令其讲究一番，仍令人世便了。”那女人道：“如此我即刻奏闻，行文各处知照。二位仍烦随时扶持，以了此缘。”二人答应，遂寂然无声。

宝玉细想：“这两人声音像同来的师父，这女人声音亦熟。”一

时想不起来。忽然想道：“既称仙姑，想来就是警幻仙姑了。所说的话，都是说我的。所说绛珠，不知何人，想来就是林妹妹。他说送他回家，林妹妹那里有家？想来就是原来的仙境，但不知在那里，我不知可能见他一见？”想到此处，心中便不自在起来。立起身来，走回洞中，依然打坐。

坐了一回，恍惚如梦，到了家中，见王夫人泪流满面，拉着他哭了一回，又见父亲，问了一回话，又见探春，说了一回离别之情。走到宝钗房中，见宝钗对烛独坐，愁容满面，一时相见，抱头大哭。又见麝月、秋纹、莺儿、五儿等垂泪叩见。忽然想到紫鹃，走到惜春那里，不见惜春。有人说道：“住在栊翠庵中。”见了惜春，说了几句别后的话。到紫鹃房中，紫鹃说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有一句要紧话问你。林妹妹临死的时候，你可在跟前？”紫鹃道：“我怎么不在跟前？大奶奶和三姑娘都在跟前。曾经说过，你又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原记得，但是我打听了一个信儿，说是林妹妹没有死，教一位仙姑送到家里去了。我想林妹妹并没有家，到哪里去了呢？所以回来问你。那入殓时候，到底你见棺木中有什么没有？”紫鹃道：“入殓时大家看着，岂有没有的理。但你说仙姑救了去，那岂是凡人得知的呢？你那里晓得，还到那里去打听呢？”又道：“你为什么忽而去了，忽而又回来了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吾是晓得林妹妹已经成了仙，故跳出红尘找他去，又听说不曾死，回家去了，故而回来打听打听就去的。”紫鹃道：“你既回来了，他们未必放你去了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要回来就回来，要去就去，他们怎能管我？”紫鹃道：“我这出家，原为林姑娘。若姑娘仍在世间，我还是要跟着他的。你得了准信，务必告诉我。”宝玉点头。忽然想起怎么不见袭人，因问紫鹃道：“汝晓得袭人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我许久不过那边去，恍惚听见姑娘说，回家去了。”宝玉叹口气，道：“家去了倒也罢了。”因起身出来。

到了园中，见风景萧条。正在慨叹，忽见前面走来了一人，似



乎黛玉。急上前看时,却是五儿。宝玉道:“你来接我了么?”那人正要开言,宝玉细细一看,失惊道:“你不是晴雯姊姊么?”那人道:“二爷还认得我。”宝玉不禁一把拉住,伤心痛哭。拭泪问道:“你不是做了芙蓉神么?你这回子从那里来?你晓得你去之后我万苦千辛,你这回子晓得林姑娘到底在那里?我生生死死总要找到了方罢。”晴雯道:“我从太虚幻境来,正来告诉你,林姑娘叫警幻仙姑救了,送到扬州家里住着。棺木收殓的乃是仙家幻形。如今仙姑已将你同姑娘前因后果奏闻上帝,还要在世办什么事。我们这班人里头,也有了结了的,也有没了结的,还要转轮。仙姑叫我来告诉你。”宝玉道:“这自然是真的了,但不知林姑娘如何忽然有家,如何又在扬州呢?”晴雯道:“我也问过仙姑的。仙姑说,林姑老爷有几房姨娘。姑老爷病中,自己知道不得好,恐怕林姑娘一时不得好,致为家人们诱拐,故而各给银两,一一打发了。苏州的回苏州,杭州的回杭州,常州的回常州。及至林姑娘到时,姑老爷已经不在,只剩得几个家人。林姑娘但知姨娘们俱已各散,心上恶他们无情义,也就不去追究。其中有位姨娘是扬州人,姑老爷最爱他,独他最后打发。当时怀了三月身子,姑老爷吩咐他,‘回家暂住。俟孩子生下来,是男是女,将他养大了,送给我女黛玉,你再去嫁人。’那姨娘回去,同他母亲一块过活,竟不嫁人。林姑娘到扬州时,他还来见过,送姑娘起身回苏州的。后来生下一个哥儿,如今已有十岁了。现在林姑娘就在他家住。”宝玉道:“在什么地方呢?”晴雯道:“这倒没有问。横竖总在扬州地方罢了,不难访问的。”宝玉听了,喜不自胜。晴雯道:“前儿我就说的,你得了这个信,一辈子离不了尘世。你这会子不僧不俗,算个什么呢?还不快回去。”宝玉道:“好姊姊,我们一同回去。”晴雯拭泪道:“我么,还有回子哩。”宝玉道:“我舍不得林姑娘,你是晓得的。我舍不得你,你难道不晓得?”晴雯道:“可不是,仙姑昨儿还打趣我呢。你放心,我少不得也是要来的。还有几个要来的呢。”宝玉问:“是那个?”晴雯道:“我也不很

清楚，横竖日后总明罢了。你快回去罢！”说着，忽然不见。

宝玉要出园，忽觉眼前一阵阴冷，天日昏惨。一阵风过，闻得啼哭之声。见一群恶鬼押着几个披枷带锁的人，一步一打的走来。内中一个披锁散发的妇人，认得是凤姐，不禁“呵呀”一声，心中害怕。只见凤姐赶上一把拉住，哭叫道：“好兄弟，快救救我！”宝玉又是伤心，又是害怕，一面哭着道：“姊姊怎么了？”听些恶鬼赶来吆喝。宝玉正在着急，忽听得霹雳一声，悚然警醒。眼中黑暗，定了一回神，渐渐光明。看时，依然坐在洞中。

只听得洞门外声声大笑，一僧一道飘然而入，两边坐下。宝玉忙下榻来，叩首侍立。和尚道：“你如今该明白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弟子尘浊已甚，又未蒙指示用功之法，是以神魂恍惚，梦境离奇，毫无了悟。”道人呵呵笑道：“你所见所闻，这倒是真境，并非是梦。”宝玉不敢回答。和尚道：“你如今还要入世，大加历练。这番不比前番。前番系游戏人间，此番乃奉有敕旨。你须努力用功。我今授你明心见性之法，你须用百日之功，将后天尘浊渣滓陶洗尽净，然后再请真人带你到娉嬛福地领略一番。庶几体用皆有把握，方可勉承帝眷。”宝玉道：“顿首受教。”道士遂将口诀密授，要言不烦，宝玉意下了悟。二人即起身去了。宝玉遂依法静坐，觉得心地光明，气息宁静，脉络通畅，渐渐不饥不渴，绝无困倦。

不觉百日功毕。见道人飘然而来，携着宝玉出了洞府。半云半雾，倏忽到了一个所在。但见琪花馥郁，瑶草缤纷，楼阁连云，烟雾回绕。面前一座大石坊，上刻“娉嬛福地”四大字。进了石坊，见许多童子，三五成群，在彼玩耍。见他来了，各自交头接耳，指点说笑。宝玉低头，跟道人进了两重殿宇，到了一处。即见牙签万轴，芸笈千箱，插架连甍，堆床接栋。道人进入中间。对面有一小道士迎出，叩首问讯。道人笑道：“有一顽石奉敕下凡，要来领略领略书卷灵光，庶不致顽仙之诮。”那小道士便让坐奉茶，说道：“既是奉敕的，小仙自当伺候。”道人叫过宝玉道：“此中乃天上人间古今经史



典册。奇书秘笈,无所不有。虽岛洞列仙,多未窥见。你到此间,可谓侥幸。”宝玉心中想道:“这些书不知拣那部读。”正要开言动问,道人笑道:“这些书,你便读十年百年,亦读不完。我授你含英咀华、聚精会神之法。你且持行百日,再来看你。”遂对小道士拱手道:“请烦照应一二。”遂起身去了。宝玉送至门外,道人倏已不见。小道士道:“侍者请自行功,小仙失陪。”拱一拱手去了。宝玉只得依着道人所授之法,席地打坐,暂且不题。

且说林黛玉自病重之后,但求速死,心中反觉空旷。这日自己觉得神魂将离,所有旧事一件一件都上心来,十分难过。拉着紫鹃嘱咐了几句话。忽然想起宝玉,不禁恨道:“宝玉,宝玉,你好无情。”尚未说完,忽见床前立着一人,仿佛妙玉。将他一把拉住,下了床。回头将一把拂尘往榻上一撂,挽了黛玉,走出院门来。

黛玉心上恍惚。又听得潇湘馆中哭声大作。想着大约自己已经死了,但不知妙师父何以忽来引我?正要动问,即见那人向黛玉笑道:“妹妹认得我么?”黛玉仔细一看,见其装饰与妙玉相仿,而尤为飘逸,丰姿略似秦可卿,而艳冶过之。觉得似乎见过,一时竟说不出。那人道:“妹妹!入世一十八年,前因已昧,自然不认得我了。我都为你而来。我们且到前面少坐二谈。”说着,挽了黛玉走至一处,似乎省亲别墅正殿,进入中间坐下。黛玉道:“敢问仙子缘何降临?”那人道:“我即所谓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我与你相好多年,你因一念之痴,遂入情天劫案。我见你缠绵束缚,不能解脱,故而亲来一看。”黛玉听了心中晓然,若有所悟,便起身敛袖道:“多谢仙姑指示,弟子如梦方醒。”警幻笑道:“你的梦还不能醒呢。你可知泪债未偿,情根益固,虽历劫不能解脱。我不忍你再入轮回,致失本性,故不惮远来,了此因缘。”黛玉道:“弟子记得病已垂危,此时侍坐,究竟是真是梦?”警幻道:“我若不来,你便死了,死后仍须下世。倘情缘纠结,益转益歧,必致返还无路。不若暂留尘世,

将情根销尽，然后归入太虚，永无尘劫苦趣，岂不妥当。故略施小术，以尘尾幻你形骸，将你送至故乡，自有神瑛前来寻访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已无心尘世，求仙姑即为解脱，同返太虚。”警幻道：“你方才说的什么话？如何能解脱呢？况神瑛之缠绵固结，与你相同。你便解脱，他亦不能解脱，仍是不了。你是拂郁已甚，似乎厌世，殊不知此情一刻不断，万劫不能超尘。此番住世，不比从前，可以畅遂心胸，一舒郁结。但你后天气稟甚薄，疾病甚多，以致性情似乎偏戾，我当先为汝除之。”遂命侍女看酒。

一霎时，见绿衣宫妆侍女十数人，铺开桌椅，摆列杯盘。警幻上坐，黛玉侧坐相陪。警幻袖中取出丹药三丸，一红，一黄，一碧，皆如鸡头子大小。先将碧色的入茶杯内，令黛玉服之。警幻道：“此茶名千红一窟，饮之能除烦恼毒怒、一切疾病，从此你宿疾全除，终身壮健矣。”黛玉起身拜谢，即时服下。警幻又指案上道：“此皆仙家果品，你随意吃些，可以延年却老。”黛玉答应，姑取少许食之，甘美异常，觉腑脏宽舒，精神清爽。警幻又将红色者入酒杯内，进奉黛玉，道：“此酒名为万艳同杯。此丹能养性情，炼魂魄，助艳福，驻丹颜。服之终身不老。”黛玉又复拜谢服之。警幻道：“你家有一庶母舒氏，你还记得否？”黛玉道：“从前弟子进京时才七岁，记得舒姨娘才来了一年。第二年，父亲病中有信到京。弟子急赶回，父亲已经身故。那些姨娘们各自分散，只剩得几个家人。记得这舒姨娘是扬州人，其时亦已回家，弟子到扬州时，曾会过一两面。弟子那时想着，这些姨娘没有一个有情义的，故亦不甚理他。不知仙姑所说可是这位？”警幻道：“正是。此人乃汝父亲所最钟爱者。汝父遣他们，具有深意。他们并不个个薄情。这舒氏甚有节操，人亦贤明才干。现有遗腹一子，年已十岁。此子亦有来历，你到彼自然详知。我当送汝前往，汝暂依之，不久仍须到京也。”说着将一丸黄色丹药付与黛玉，道：“此丹能收摄真元，明心益慧，虽及人世悲欢哀乐之境，怡情快意之场，永无坠落之患。汝可噙于口中，徐徐



含化。”说毕，立起身来。唤侍女青棠、绿绮，吩咐道：“汝二人随我前去。”遂携了黛玉，走出殿门。

见殿前驾着一辆鸾车，与警幻同坐在内，侍女坐在车外。一时青鸾振翼而起，御风而行。但觉习习轻风，森森空响。黛玉将丹丸入口，觉味淡而弥永，气清而咀芳，渐渐消化。倏忽间，到了一个地方。城郭人烟，宛然在目。黛玉心中思想：“必是扬州城了。”只见侍女下车，警幻携了黛玉，同下车来，转眼车已不见。有两乘大轿，两乘小轿，歇在河干。侍女招呼，将轿抬至跟前。上轿走了一回，见街衢热闹，仿佛前番光景。到了一座大门楼，侍女下轿走入门去。见门内走出两个家人，年纪具有四五十岁，来至黛玉轿前，请安道：“不知姑娘到这里，姑娘可是从京里来否？”黛玉见那二人，似乎认得，却记不出名字。只得说道：“你们可是先老爷旧人？”二人道：“正是。小的叫程忠，他叫向贵。前年都见过姑娘的。”正说时，门内又走出来两人，说：“快请轿子。”即见正门大开，轿子入至大厅。警幻下轿，早有老妈妈、丫头前来搀扶。警幻挥手道：“你扶你们姑娘去。”说着飘然入内。黛玉随着进来。走至院中，见一人年约三十上下，不施脂粉，缟衣素服，丰姿秀雅，迎了出来。黛玉仿佛认得，却记不真，未敢厮认。警幻走入中堂，向着那人道：“舒夫人，贫道稽首。”那人还礼，警幻指着黛玉道：“这是你家小姐，今日将他送来。”黛玉过来行礼。舒姨娘连忙还礼，携着手，说道：“小姐一别十年，且今日归来，真是梦想不到！”警幻道：“且坐下再谈。”于是各自坐下。警幻道：“你家小姐患了不治之症，已将咽气。贫道与有夙缘，故而救他。那贾府中不便再留，将他送来与夫人相依。夫人这里一起情事，吾已略与小姐说过。你们再行细谈，吾先别过了。”一面叫青棠：“你且在这里伺候小姐些时。”向黛玉道：“此婢尚灵慧，不在紫鹃之下。你且使唤着，我再来看你。”说着起身。黛玉觉得依依难舍，泪下不止。警幻笑道：“何必悲伤呢。”舒姨娘正要挽留，已飘然走出。连忙送至大厅，见头也不回，出门去了。

这里黛玉随着舒姨娘复至上房，舒姨娘挽了黛玉的手，走到房中。一面吩咐丫头青鸾、翠簪：“快收拾对面卧房，与小姐居住”，一面问黛玉道：“小姐，你的行李呢？想在船上。不知还有何人护送前来，方才这道姑是那里来的？听他说话不甚明白。”黛玉正欲开言，忽见外面一人慌慌张张的跑进来，说道：“奇怪！了不得！”大家都吓一怔。不知因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

单说黛玉正要开言告诉，忽见程忠跑进来，向舒姨娘道：“奇怪得很。方才这道姑同着侍女出去，我们连忙上前招呼，说去雇轿子来。那道姑不回应，走出大门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这不是奇事！”那舒姨娘道：“吾正在这里问小姐哩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并不为奇。这道姑原是仙子，我病中见他来拉着我，便送我到这里。坐着一辆鸾车，在半空中走的，约莫不过一个时辰便到了。我却并无行李，亦并无别人护送。”因将病中一起情形大概说了一遍。舒姨娘啧啧称奇，因道：“想来小姐亦是个仙子临凡，故尔仙人如此关切。将来小姐必有大福气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的兄弟呢，怎么不见？”舒姨娘道：“小姐你怎么晓得的？”黛玉道：“是仙姑说的。”舒姨娘向程忠道：“你派人到学里去，请少爷告个假回来，就说京里的大小姐回来了，不要说别的。你亦嘱咐家人们不要乱说，惹人诧异。”程忠答应出去了。舒姨娘道：“小姐不知，我们从前姊妹四人。老爷太太恩典，都是极好的。惟独待我更好。”说着一面将帕子拭泪，一面说道：“那年小姐进京去了，老爷的意兴便是一年差一年，常常说着小姐年幼，身子又单薄，虽然外祖母爱惜，究竟不比家中，不知住得惯住不惯？我说，‘老爷既然忆着，何必大远的送去？’老爷说，‘其外祖母来接，我又不好不叫去。又闻得他家有个衔玉儿生的孙子，比小姐年纪大一岁。这人是个人大有来历的人，将来必有好处。若得亲上做亲，也了却吾一番心事。然这话要等他们说，我自己不能先说，不知究